

老同学部

李廷贤 著



河南文艺出版社

I247.5
10101

老同学部

李廷贤 著

河南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老同学部落/李廷贤著. —郑州:河南文艺出版社,
2006.2

ISBN 7-80623-633-3

I. 老… II. 李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135309 号

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	开本 32
本社地址 郑州市鑫苑路18号11栋	印张 11
邮政编码 450011	字数 295000
承印单位 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	印数 1—6000
经销单位 新华书店	版次 2006 年 2 月第 1 版
纸张规格 890 毫米×1240 毫米	印次 2006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标准书号 ISBN 7-80623-633-3/1·451	定价 20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承印单位联系。

○○○ 风和雨的游戏 ○○○

张宇

是下午，窗外的许昌迷茫在细雨之中，窗帘拍打着外边的风，我一边抽烟一边仔细回味《老同学部落》的意趣。

看这部书稿较早了，夫人逼我看的，我已经很久不读别人的书稿了。在家里，我大都听她的，也没有什么对错，是一种习惯。当初我看这部书稿并不在意，也只是顺手翻翻，不成想陷了进去，很快就读完了，虽然这部书稿还有很多不尽如人意之处，但我是小说家，眼太高，平心而论，初学写作小说能写到这种程度，并不多见。再想已经出版过的许多长篇小说，实在不如《老同学部落》。这样上下比较一下，可以说算一部好书吧。

《老同学部落》的载体太好，利用同学们聚会和联谊活动这个气场，一下就展开了许许多多的人生风俗画。他们少年时都是同学，几十年后从天南海北聚在一起时，自己吓了自己一跳，谁都变化了。变化得谁都不敢相认。好像风筝店把放飞的风筝全收了回来，小店里再也装不下外边的世界。

这同学里边，自然有当官的，那么就出现了官场的风云变化，从他们起步开始一直写到了他们在官场的得意和失意。官场百态，油然显现，如歌如画。《老同学部落》的特点在哪里呢？它不是市场上流行的官场



批判小说,也不是什么反腐败小说,因为小说里的官场客观而真实,官场里的人物上上下下都有条有理,真实可信,关键是批判不是重点,甚至也不是歌颂,而是一种理解。理解,这个词组放在这里很重要,因为从这个词组出发,官场就变成了一种人生的场所,于是小说的可贵之处也显出来,那就是作家描写了官场的人生游戏。

这同学里边自然也有平民,于是就出现了平民的生存状态的描写,写尽了他们的心酸和欢乐。可喜之处呢?也在不批评不推崇上,自然而然,像风和雨来了就来了,去了就去了,逝去的是时间和生命,留下来的是平民生活的历史和画卷。也就是说,是平民的人生游戏。

这同学里自然有奇人,或者说是丑角,像卖老鼠药的。在这部小说里,能把卖老鼠药的写到惊天动地,我是第一次看见。于是,你说这世界什么是大?什么是小?一个卖老鼠药的够小了吧?然而他显然能呼风唤雨是一个大人物。其实这世界说大就大,说小就小,大就是小,小就是大,没有可比性。说白了这世界只是一个小舞台,人生却是一场大游戏啊!

这小说里由同学会搭成一个舞台,分组分类各个演绎出一台人生大戏。放出去无边无沿,完全像描写了一个世界,收回来就写了三个字:情、利、义。这三个字像三条蛇咬着缠着我们的人生感受,于是人生游戏就丰富就风趣就意象万千啊!

不简单,一个作家能写到这种程度,你还怎么去苛求他呢?于是,我开始肃然起敬,对未曾谋面的《老同学部落》的作家心起敬意,这不仅写出了人生百味,同时他本人必然也是一个有人情味的厚道人。

再写什么有必要吗?作家各不相同,读者自有公论,无需我多余闲话了。写这么几行文字,也算一个作家对另一个作家的祝福和敬意吧。

作家有高下之分,人品是一样的。

这时候天色已晚,窗外的许昌仍然飘扬在细雨之中,窗帘已好



久不再拍打外边的风。雨还在，风到哪儿去了？这风和雨的游戏
也只可意会吗？

2005 年 8 月于许昌

（注：张宇，著名作家，现任河南省作家协会主席。）

当年,我和同学们在镇上看豫剧《红灯记》。贼鸠山劝降李玉和说:“人生如梦,转眼就是百年……”我们轰然笑出声来。那时大家都刚刚读过新出版的小说《红岩》,知道我们共产党人视死如归,面对严刑拷打宁死不屈。我们笑贼鸠山的台词苍白无力,朗朗乾坤,清平世界,我们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,没人去想午后人生的九曲十八弯。自己何时能长大,觉得既漫长又遥远。所以,我们还笑反派人物鸠山对人生概念的理解太颓唐。老师每天都在提醒我们人生之路漫长,踏上社会才是立业兴邦的开始,咋能说转眼就是百年呢?

上个月,我收到母校的请柬,还不断接到许多老同学的电话,希望我届时回母校参加老同学联谊会。电话里,几乎每个人都在感叹:真快,一眨眼几十年就过去了。不少同学还记着一起看豫剧《红灯记》的事儿,调侃说日本人总比我们先一步,比我们实际一些,说人生就像坐火车坐飞机一样,想着路途遥远隔山隔水,但打不了几个盹儿,就该下车下飞机了。人生的车站和机场总共也没有几个,鸠山的话没错! 鸠山这主儿有先见之明。

几十年,弹指一挥间。年年岁岁花相似,岁岁年年人不同。同学、战友、同事、上下级关系,是一种缘分。缘分产生关系,关系使缘分变得弥足珍贵。人到中年,常常被各种各样的关系牵制着,被不明不白的缘分刺激着。人们既注重关系又害怕关系。人们想东拉西扯地建立关系网,有时也会像蜘蛛一样,一脚蹬掉老的关系网。关系网也需要经常更新。

老同学联谊会按时召开。从上午八九点钟开始,在通往母校的乡间公路上,小轿车逐渐多了起来,花红柳绿异彩纷呈,十点多钟的时候还一度出现塞车。来参加老同学联谊会的人还真不少,在等待疏导交通的一段时间内,同学们纷纷从车里钻出来,有的相



互认出对方,马上握手拥抱。

几十年前,同学们一个个从养育自己的穷乡僻壤走出去。今天,很多人都头顶着自己的辉煌回来了,阳光下笑得灿烂,胸腔中涌动着满足和甜蜜。

母校所在的这个县的县长,还有周边一个县的县委书记和另一个县的县长,都是我们的老同学。今天的统一迎候,也许是他们提前就约好的。三个“县太爷级”的人率一帮在当地工作的老同学,从学校徒步走出来,挨个儿和同学们握手拥抱。样子就像阿拉法特、拉宾和克林顿握手拥抱差不多,至少表面上是无可挑剔的庄重和谐,但他们内心正想些什么,别人都无从知道。

但我知道,这三个“县太爷”中的王林,听说被人举报卖官受贿,叫省报的记者盯上了。王林正在上层活动。同学们见面时议论:他的政治根基可能会发生动摇。不过,也许只是上上黑名单,一般性地敲打敲打而已,只要不被立案,不被逮住,大家都是好人。有几个人身上没伤疤?剥了皮,谁也不比谁红多少。

还别说,王林的块头、肚子、屁股、肤色,还有那一双带双眼皮儿的大眼睛,还真和阿拉法特有一比。他角色很投入地和同学们相拥致意,遇到女同学的时候就多抱一会儿。

我也下了车。我和三位“县太爷”有两个车的距离。我看到,王林和女同学握手拥抱一时兴起,竟和一位站在小车旁的漂亮女司机拥抱,他还没等女司机伸出手,就双手把人钳过来拥在怀里,还可吃劲儿。女司机直撅着屁股往后挣。站在一边的老同学说:王书记弄错了,弄错了,这是老同学的司机!老同学会这么年轻漂亮吗?

全是好色使然,我想。这几年同学们碰到一起,总议论到王林,一方面说他爬得快,没几年工夫,就从县商业局副局长的位上,连蹦带跳地蹦跳到县委办公室主任的位子。后来干部异地交流,又遇提拔机会,叽里咣当就弄成了县委副书记、书记。另一方面,大家都说王林贪色,贪到孬好不讲究来者不拒的地步。大家都说,男人好色,都要求上点儿档次,讲个情趣,玩个水平。王林不,同学



们说,他对一般的女人都有兴趣。我们一个当了县广播事业局局长的老同学,带着诗意和哲理的口吻说:“男人拥抱女人的时候会说,亲爱的,看着我。只有直视才能读出女人的真伪。而王林和别人相反,他在拥着女人的时候会说,别看我!影响情绪。”当然,我们老同学见面,多是善意的讽刺挖苦,也不能排除这位局长杜撰的可能性。

轮到我和王林寒暄,他先往心窝里给我一拳,然后一把抱着我说:“尿!怕借你的钱?驾着鹰都抓不着你。上次和我们县长去北京路过你们那儿,在火车站给你打电话,通了就是没人接。”我随即问王林:“你们县长是公是母?”王林使劲儿拍打着我的后腰,假装认真地说:“别把我们看得太黑暗了,你啥家伙?”

我心里明白,“电话通了没人接”实是倒打一耙。大酒店副总之上办公时间离开,电话都由办公室人员值守,从不空岗。我的同学们,大都知道我所在的大酒店,我把手机和传呼都给了他们。我经常为一些同学安排住宿吃饭,为他们代买机票车票,我对他们基本上有求必应。

王林之所以倒打一耙,是另有原委的。同学们都清楚,王林在省会会有据点。他在省会“一条龙”作业,基本都在老乡开的华府大酒店。就连县里的一些科局长,也都有自己流动的“秦楼楚馆”。只要来省会,吃喝拉撒睡“一条龙”作业,都有相对比较固定的“点儿”。时势造英雄,我的不少老同学,原先都是三脚端不出来个屁的主儿,既老实又本分。如今,个个眼含风情,嘴里淌着酸水,说话办事总要加点黄色作料,人人都似情场打拼的老手。有点儿钱有点儿权就骚动不安,都纷纷风花雪月地为自己润色。并且,同学们还有鼻子有眼儿地说,他们这些人到省会,要是老婆死跟着的时候,他们就死对死,死劲儿逛商场,直把老婆拖得求饶回家。反正这时候不能到“作业线”上去,小不忍则乱大谋。

他们之所以不到我这个条件很不错的大酒店,我分析其主要原因,一是我从另一个市调过来是改革开放几年后的事。而王林他们下手“抢点儿”都比较早,跟进比较及时。二可能是他们怕在





我眼皮子底下搞动作放不太开。我毕竟当过他们的文体委员，组织领导过他们的文体活动，纠正拿捏过他们的胳膊腿，“文革”时期当过他们的头儿。

中午时分，在母校的大操场上，已经停泊了近百辆小轿车，其势蔚为壮观。经和同学们接触攀谈知道，今天开车来参加老同学联谊会的，并不全是严格意义上的老同学。一些在我们母校工作过，或现任教工的子女，或同学们现实工作中的同事、上下级以及其他关系的在线人物，狼腿拉到狗腿上，猴子缠着老虎，来捧场凑热闹的人也为数不少。

母校至今还很穷，但也很值得我们骄傲。屈指算来，在母校读过书的老同学中，出了四个地级市的市长副市长，一个军分区司令员，一个县委书记和两个县长。有个同学酒喝高了点儿，就吹牛说母校是我们地区的黄埔军校，藏龙卧虎，人才济济。于是，在座的就会随声附和，对对对！为了母校的光荣，干杯！

在同学们当中，当官的确实不少，但在我们自己县任职的，除了老同学赵瑞普任县长外，大都在外县居官。老同学王林，是在我们的邻县当县委书记。在我们学校礼堂的入口，我看到王林正模仿着某些大人物迎来送往的姿态，关照几位官衔比较高的同学入座。没有被关照到的同学校友，都站在距礼堂进口不远的地方，三五成群地相互交谈。我不停地转身扭脸，在和王林、赵瑞普等热语温存之后，又见到了许许多多的同学，当医院院长的、当村长当支书的、种植养殖的、制卖老鼠药的、做小买卖的，等等。礼堂内外，人头攒动，热热闹闹。

所谓礼堂，全是当年用竹子芦苇搭建起来的。结构虽然简陋，空间倒是不小。看样子是经过修葺翻新，但其框架结构依然如故。当初，我们全校师生开大会，举办文艺演出或诗歌朗诵会，都在这儿进行。即便这礼堂像草堂，我们还是总盼着多在这儿举办些活动，觉得很有意思。集合铃声响过，每班为单位，全校的同学们都开始朝礼堂云集。礼堂里没有固定座位，有集体活动的时候，同学们都是自己搬凳子。一条长凳子，同桌的两个人一人抬一头。





我们整整齐齐地从教室前边排队出发，踏着嘟嘟的哨响，穿过大操场，进入礼堂。长凳子其实并不太沉，一个人也能扛得动，但学校规定必须由俩人抬着走，煞有介事，就像抬着什么金贵东西一样。校长说：一人扛条长凳子，乱麻绞枪的，跟下饺子样，成何体统，学校嘛，就是有什么动静都得规规矩矩的。大队人马进了礼堂，再按老师的指挥，一溜一溜摆整齐。人多地方小，等集合完毕，整个礼堂内就像西瓜籽儿一样，塞得实实在在，一张张脸上都汗津津的。

我的同桌是个女同学，因为跟她争过桌面，关系僵了。为了寻找平衡，我用小刀在课桌的中心线上，刻出一道楚河汉界。为此，我受到老师严厉的批评，并赔偿了损失。所以，我记恨我的同桌女同学。从这以后，我就有了报复心理。礼堂里开忆苦思甜大会，在我们全体起立唱过国歌之后，我迅速地把长凳子往后一挪，女同桌扑通坐了个空。我死不承认自己做手脚，女同桌只能和同学们一样，随着台上诉苦人的痛哭而流泪。不过，只有我一个人清楚，我的女同桌受着双重的折磨。

这个不光彩的行为，在我的记忆中保留了几十年。直到这次老同学联谊会，我和女同桌才又见面。说起来这件事，已是市环保局副局长的女同桌，先是仰面大笑，接着伸出她虚白的食指，狠狠点着我的眉头，嗔怪说：不要鼻子。我说：鼻子不要了，我想要人。于是，旁边的老同学们就鼓噪起来：拥抱一下！拥抱一下！

拥抱就拥抱，东风吹，战鼓擂，当今世界谁怕谁！我们展开双臂就拥抱，谁也没有不好意思，只是没有接吻。不是害怕什么，而是我闻到了一股城市老娘儿们老男人常有的化妆味，是那种高级护肤品搽在老皮上，经日晒汗浸起化学反应的香酸臭的混合味道。残山剩水，再加上环保措施不力，都被侵蚀得不成样子了。当然，我知道自己也好不到哪里去，我们老总说过，人到中年，男人嘴里没好味。我看女同桌开始的阵势，是非要亲吻我一下不行的，大概也是呛不住我满口浓烈的烟草味，还有隔夜酒发酵的味道，所以，她只用抹着唇膏的大嘴蹭了一下我的耳朵，我明显地感觉到她嘴





唇的僵硬和粗粝。

落花有意,流水无情。在年龄的股市上,我们全是垃圾股。一阵悲凉掠过心头:我的小同桌,那个执拗、漂亮的小姑娘永远消失了,旧梦难以追怀,青春多么珍贵!

几十年过去了,礼堂基本还是我们在这儿读书时的老样子。前面的主席台,用青砖砌了个边儿,中间填了土。日子久了,台面儿就又黑又硬,也很不平稳,放几张桌子就摇摇晃晃的。刚建好的时候,我就是站在这个当初看起来很神圣的土台上,朗诵诗歌《地主的斗》。朗诵的时候,带着对万恶旧社会的憎恨,联想到自己家里穷,交不起学费,连填肚子的菜馍都没有保障,心里难过就流出了眼泪,显得角色很投入,好像是带出了阶级感情,效果很不错。于是我就获得了掌声和奖品。我很幸运,当师生们给我的掌声刚落,挂在土台上边的汽灯出了故障,啪的一声响,汽灯的纱罩烂了,礼堂内一团漆黑。

当时,世界乒乓球锦标赛正在北京举行,同学们思想活跃,浮想联翩,把汽灯故障和乒乓球比赛时的照明问题联系起来。有同学说:要是正比赛的时候汽灯灭了咋办?另一个同学说:大笨蛋!不会多点几盏?灭一盏,其他的还亮着。这个问题的提出和争论,并没有引起什么反响。只是后来我们分手了,有的仍继续上学,有的进城参加了工作,有的回村子里种地,再后来,当我们都知道城市里通体透明,角角落落都用电而不是用汽灯照明时,才想起当初同学们提出的问题多么小儿科,越想越好笑,但很难找到嘲笑对象了。

几十年过去了,物换星移,日月轮回,情况早已今非昔比。别说开会时满目的电灯电器了,即便在农村,连老母猪产猪娃儿都挑起碘钨灯照着,破汽灯都进博物馆了。不过那个主张多点几盏汽灯的老同学的名字,却一直烙印在我的脑子里。他叫黄锁,朗朗上口的名字,好记。黄锁小个子,近视眼,全班惟一戴眼镜的同学。他爱学习不爱运动,大家都说他是书呆子。书呆子黄锁,有幸在“文革”之后被推荐上了大学,毕业于北大历史系,被分配到我们县



文化馆工作。同学们议论说,黄锁底子扎实学识渊博,别说在我们县,就是在全市乃至全省,从学术知识层面上看,都是可以吃上份的。

同学们说,黄锁刚刚出名的时候,还是挺谦虚挺正常的。后来请教他和恭维他的人一多,就染上不少毛病,书呆子气日渐浓厚,和他相处和交流越来越不流畅。再后来,他便以学界楷模县里的才子自居,不免滋生出惟我独尊目空一切的气焰。而且,更要命的是,他竭力拿学术和政治挂钩,挂得人人自危人人避之。同学们感叹,识时务者为俊杰,黄锁是浑身挂镜子,只看到自己,感知不到自身的政治处境。他挑起执政党的毛病来,好比某大国中央情报局放大我们建设大军中的受伤和流血一样,指责这也不是,那也不行,叫人深深地遗憾,惶惑。

黄锁在仕途上无所斩获,在研究学问方面也弄得误入歧途。今天,他也回来参加老同学联谊会,他是坐着班车来的。他扛着肚子架着眼镜,背起双手仰着肥脸,短小的个子背着一身赘肉,粗壮的脖子托着光秃秃亮晶晶的大脑瓜。在人声鼎沸的校园里晃悠悠,就像谁挑着只大灯泡在来回游荡。老同学黄锁的形象实在不敢恭维,形象衬淡了他的儒雅。然而,黄锁全身仍然透着知识分子的迂腐,校长拉他上主席台,他双手抱拳连说不敢当不敢当。

同学们纷纷议论说,在黄锁渊博学识的另一面,是待人接物的痴呆症。以往,他不管碰到谁都彬彬有礼,而且都问候“吃了没有”。久而久之,“吃了没有”的问候就有了负面影响。因为他死脑筋,不能因人制宜因时制宜,不管光天化日还是半夜三更,总问人家“吃了没有”,难免不闹出麻烦来。夜间十一点多,他在文化局机关的厕所门口遇见文化局长,张口就问:“吃了没有?”

文化局长和黄锁有过节儿。去年县委组织部到文化局考察班子,黄锁明人不做暗事,一不做二不休,画了局长的反对票,而且,考察表不折一下就放在前边桌子上,好多人都看见了。这种态势,不管黄锁是否有意,在人们看来,多少有一种挑衅的味道。局长记恨在心,但慑于黄锁是知识界名人,也不敢轻举妄动。夜里,黄锁



到文化局拜访一位外地学者，活动结束后得晚些，冤家路窄，在厕所门口，碰上文化局长。局长刚方便过从厕所出来。他今晚有酒局，喝得蒙蒙的，意识正处在形象思维阶段，思考问题简单些。本来看见黄锁就像看见了仇人，况且，刚从厕所出来，黄锁竟然侮辱自己“吃了没有”，吃什么？吃屎！黑夜里的文化局长怫然作色，俯仰之间变得杀气腾腾，和平日里虚怀若谷笑佛下凡的他相比，简直像个恶魔。面对积怨已久的黄锁，劈头盖脸一顿臭骂：妈那个×，地地道道神经病一个！大知识分子，呸！知屎！一肚青菜屎，上地都没劲。

黄锁在整个挨骂的过程中，只说了两句发了酸的古人的名言：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强不息；地势坤，君子以厚德载物。文化局长的臭骂，使黄锁的自尊心严重受挫。因为是文化局长和学术权威之间发生的新闻，一夜之间，便在全县文化系统传得尽人皆知。黄锁隐忍不下，大病一场，闭门反省思过。文化局长的臭骂，使黄锁改变了许多，从此以后，见人不再问候，神态也异常冷峻。只要他认为关系不是铁得搅不动，他就不握手不问候，“吃了没有”的专用术语，彻底退出他生活的语言系列。但是，我们老同学是这样看问题的，眼下是老同学聚会，你黄锁不能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啊。你和同学们既不主动打照面，也不主动说句话，独自一人站在学校后边的土岗上，一动不动。秋风吹动你宽大的衣服，你背手挺胸，凝望着远方，一副动情伤怀独善其身的样子，叫人联想起壮志未酬愤然投江的爱国诗人屈原。可上秤称斤两，你是谁呀，你是黄锁，你别拉大旗作虎皮，你吓唬谁呀！

同学们还说，和文化局长的交恶对峙，毕竟是生活琐事，而黄锁的另一个壮举才是他的致命伤。这个北大历史系毕业的老同学，在研究学问的同时，还常常匪夷所思地弄出来其他的动静。今年春节前，他有吃饱了撑的之嫌，给省、市、县三级党委宣传部都发出一封同内容的长信，并恳请阅后呈转老一。此信锁定题目是学术性质的，但他信的主旨涉及到国家政体，涉及到历史和现实，涉及到一党和多党执政问题，他抖搂出来的论据论点敏感吓人，甚至



地方上的党政一把手都噤若寒蝉。所以，他没有像自己所希望的那样得到相关领导的回应。为此，黄锁牢骚满腹，竟然在一个省级学术研讨会上大放厥词，遭到“封喉”。尽管“封喉”他的指令只是不鼓励不压制，内容比较舒缓混沌，但下边具体执行起来却铿锵有力：只许规规矩矩，不许乱说乱动。也许，异样的刺激偏偏刺激出他的走火入魔，也许是他秉性使然，从此之后，他更是一副我行我素才子疯狂的模样，把谁都不放在眼里。此时此刻，在满校园的老同学都在亲密接触畅怀倾诉的时候，看黄锁的样子，是不想和老同学们多说话了。

有两个同学看着清高迂腐的黄锁十分可笑，但又表现出对他的亲近和同情。于是就拉我去跟他聊聊。我们朝他走过去，到他跟前，我们自报家门，并“老学究”“老教授”地挖苦他，大家一笑，迅速把“道貌岸然”的黄锁笑回到老同学的行列中来，他两道稀疏苍灰的眉毛上下抖动着，抹了一下酒糟鼻子上细密的汗珠儿，愤懑和沮丧不见了，刻板冷漠的脸色变得柔和起来，他浅浅地一笑，向我们伸出湿润的右手。

完成了身份置换，黄锁和我们愉快地交谈。他先问我们都拿了啥文凭，再问我们都发表过什么论文。但我们问他这些年的经历，问他的工资待遇，他朝我们哈哈一笑，并不回答，显然是嫌弃我们庸俗浅薄。我们感觉到他对回忆过去和物质享受的话题不感兴趣，一位老同学就灵活地提及他“历史学家”的那封长信，黄锁即刻换了一个人，整个脸都生动活泼起来，他也不看我们，而是面部表情迅速地调整，稍加斟酌，眨眼成风雨沧桑状，并随即朗诵起文天祥的两句诗：“人生自古谁无死，留取丹心照汗青。”紧接着，他便眉飞色舞，滔滔不绝地阐述张扬他的政见：“汉武帝采纳鸿儒董仲舒治国安邦的政治主张，废黜百家，独尊儒术，具有空前的划时代意义，但我们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。我们总结秦王朝的兴衰，知道秦时‘法’‘令’多如牛毛，却不注重意识形态，疏忽百姓教化，上层建筑和基础民本黏合不牢……我主张在全国开展办班讲学活动，倡导学术自由，探讨探索中国……”



他下边关于现实政体的评判,我们既不能从理论上理解,也不能从现实意义上接受。我们经历过“文革”,听说过建国初期的历次政治运动,我们体味自己和别人的人生况味,知道什么叫政治命运。即便是当代史,还有令所有政治家玩味总结的国际政治风云:前苏联为何变成独联体?所以,我们不能随声附和,我们不能成为黄锁学说的信徒,我们不是一路人。另一方面,我们更加相信,有关部门对黄锁的“封喉”,是多么的英明果断。同时,我们也不敢追根溯源:黄锁并不追求仕途,是什么魔力诱惑黄锁走入研究学问的牛角尖?人呢,也从知识泰斗跌落到是非猥琐之列。

话不投机,出现冷场。一个老同学说,听礼堂的发言多热闹,我们也去听听。我们一块儿到礼堂听发言,既给黄锁一个台阶,也给我们自己解了围。

我们的老礼堂,在风雨飘摇中度过了几十年,此刻更显得老相沧桑。当年,曾光临这个土台讲过话的县委书记已经作古,而聆听其讲话的同学少年迅速成长,有的当了县委书记,有的当了县长。有很大不同的是,那时候的县委书记到我们学校来,坐了一辆四下透风的美式吉普,走的时候打不着火,校长带领几个老师撅着屁股硬推。吉普停在校长办公室的门前,同学们结实实地把这台全县绝无仅有的吉普车围起来,像欣赏哪吒的风火轮一样,由衷地发出赞美的感叹,并用纤细的手指,在落满灰土的吉普车上抚摸,点化出一只只小鸟飞翔的翅膀。

不愁吃穿的幸福日子过得飞快。眼下,同学们坐的小轿车,比老县委书记的美式吉普豪华气派多了。要是老县委书记能够活到现在,不知有何感慨。一个当村民小组长的同学说:“啥屎理儿!咱学校的礼堂破得一根棍子都没换过,你看操场上的小汽车,新得想叫人骂八辈儿。随便卸它几个轱辘卖了,也能叫礼堂变变样儿。”另一个当村长的同学不同意这种说法,说:“你别眼气伙计,这是人家个人奋斗的结果。十年寒窗无人问,一举成名天下知。你没那娘娘命儿,认了吧伙计,把你那几百亩地种好妥了,要不,你叫一棵玉米棵上结它十个穗儿,一亩小麦收它三千斤,他市委书记





县委书记,还不得跑到村里拉你的手搂你的腰?”另一个据说是黄河船工的老同学说:“什么人才人才,有钱就是人才。把牛从后门推进银行,再从前门牵出来,马上就会有人跟在屁股后喊牛王爷,它屙一摊屎,都会捧走去研究。”

在多数功成名就的同学中,大部分是六十年代的“老三届”。我作为众多同学校友的一员,已经享受到了物质的富足,经历过诸多豪华场面,结识了不少官场人物,对来来往往吃喝应酬之类,早已习以为常。我并不怀疑我的老同学老校友的热情和真诚。他们中的很多人,是给我们母校的发展献计献策来了。不过,令我特别关注的,是我同学中的另类。他们脸上布满皱纹,头上疏发染雪。少壮能几时,鬓发各已苍。昔别君未婚,儿女忽成行。一个个似曾相识,但却张嘴叫不出姓名。生活环境的差异,使不少同学之间的交流出现说不清楚的障碍。

老同学联谊会,热烈而隆重的举行和成立仪式,竟耗费了大约三个小时的时间。老同学分主席台和来宾席落座。狭小的主席台上坐着我们老同学中的市长、县委书记和县长。我混得不咋样,被安排在主席台下的第一排。我进去坐了一会儿,如坐针毡,心情很复杂。我起身往外走,在门口,被服务生热情拦住,非得让我在来宾留言簿上写几句话。我想了想写道:来日方长,我们还会结识许多朋友,但恰同学少年之情谊,这辈子不会再发生!

王林从主席台上下来,一把拽住我的手,问我要到哪里去?我说,活动活动,我也想弄个师长旅长干干,多风光啊!而且,吹牛又不报税。王林抿嘴笑笑:“涮吧!”紧接着又说,“咱俩还没说话儿呢你就走?不行!一会儿结束了,咱们大家照个相。中午咱一块儿‘忆苦思甜’,在学校简单吃一点儿。下午,我带你到我的地盘儿上转转,请你给我指点迷津。”我说:“好吧王书记,你这么给我面子,我也得识抬举呀!”

